



周读书系

Vol.49

# 朱元璋传

吴晗 著

吴晗无疑是明史大家，《朱元璋传》为其明史研究的代表作。著者以坚实之史料为材，运自由之想象，倚灵动之文思，对封建帝王深心细加解读，读来令人惊心动魄。后学不能不叹其化腐朽为神奇之功，挟泰山以超北海之力也。

湘潭大学出版社

# 朱元璋传

吴晗·著

湘潭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朱元璋传 / 吴晗著. — 湘潭 : 湘潭大学出版社,  
2015.8 (周读书系)

ISBN 978-7-81128-840-7

I. ①朱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朱元璋 (1328 ~ 1398)  
— 传记 IV. ①K827=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81942 号

## 周读书系

# 朱元璋传

吴 晗 著

出 版 人: 章育良

丛书策划: 朱建纲

责任编辑: 王正杰

整体设计: 萧睿子

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1128-840-7

开 本: 787 mm×960 mm 1/32

字 数: 185,000

印 张: 8.25

印 刷: 长沙鸿和印务有限公司

定 价: 18.00 元

湘潭大学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大学出版大楼 邮编: 411105)

网 址: <http://press.xtu.edu.cn/>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—58298966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## 周读书系编委会

主 任：朱建纲

副主任：尹飞舟 蒋新建 毛良才 刘清华

成 员：黄远征 杨俊杰 戴 茵 谢清风 张旭东

易言者 章育良 黄楚芳 张 健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小流氓 .....        | 001 |
| 一 小沙弥 .....          | 001 |
| 二 游方僧 .....          | 011 |
| 三 逼上梁山 .....         | 021 |
| 第二章 红军大帅 .....       | 038 |
| 一 小亲兵 .....          | 038 |
| 二 小军官 .....          | 042 |
| 三 大元帅、大丞相 .....      | 056 |
| 第三章 从吴国公到吴王 .....    | 071 |
| 一 鄱阳湖决战 .....        | 071 |
| 二 取东吴 .....          | 084 |
| 三 南征北伐 .....         | 096 |
| 第四章 大皇帝的统治术 .....    | 114 |
| 一 大明帝国和明教 .....      | 114 |
| 二 农民被出卖了! .....      | 121 |
| 三 新官僚养成所 .....       | 131 |
| 四 皇权的轮子——军队 .....    | 144 |
| 五 皇权的轮子——新官僚机构 ..... | 151 |
| 六 建都和国防 .....        | 159 |
| 七 大一统和分化政策 .....     | 165 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五章 恐怖政治 ..... | 175 |
| 一 大屠杀 .....    | 175 |
| 二 文字狱 .....    | 192 |
| 三 特务网 .....    | 204 |
| 四 皇权的极峰 .....  | 212 |
| 第六章 家庭生活 ..... | 228 |
| 一 马皇后 .....    | 228 |
| 二 皇子皇孙 .....   | 233 |
| 三 教养和性格 .....  | 241 |
| 四 晚年的悲哀 .....  | 253 |

# 第一章 小流氓

## 一 小沙弥

元至正四年(公元1344年,元顺帝妥懽帖木儿在位的第十二年),淮河流域的人民遭受了苦难。旱灾,蝗灾,加上瘟疫。

好几个月没有见过雨了,栽下的苗晒得干瘪枯黄,大地裂成了一条条的龟缝。到处在求雨祈神,老年人恭恭敬敬向龙王爷磕头,孩子们戴着柳枝圈圈窜出窜进。正在焦急没收成时,又来了弥天漫地的蝗虫,把穗上稀稀的几颗粟粒吃得一干二净。地方上有年纪的人都在唉声叹气,哭丧着脸,说几十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年成,这日子着实过不得了。

不料祸不单行,疫瘟大起,钟离太平乡的人,接二连三的病倒。已经吃了多少时候的草根树皮了<sup>①</sup>,病一起就挺不住,开头只觉得浑身无力气,接着是上吐下泻,不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三十九:“洪武二年三月丙申,上以旱灾相仍,因念微时艰苦,乃祭告仁祖、高后曰:因念微时皇考皇妣,凶年艰食,取草之可茹者,杂米以炊,艰难困苦,何敢忘也。”

到一昼夜便断了气。起初大家还不理会,到了一个村子里一天死了几十个人,家家死人,天天死人的时候,明白这是上天在降罚,散布瘟疫来收人,才着了慌,不管“在数的难逃”的老话,还是逃命要紧,各村庄的人携儿带女,只要有亲戚朋友家可投奔的,连家里的病人都顾不得了。不过几天功夫,太平乡数得出的十几个村子,便闹得人烟寥落,鸡犬声稀,显出一片凄凉黯淡的景象。

孤庄村<sup>①</sup>朱家,朱五四官名叫世珍的,一大家人,不过半个月,死了三口。五四六十四岁了,四月初故去,三天后,大儿子重四学名叫兴隆的也死了,到二十二那一天五四的老伴陈二娘又死了。五四的二儿子重六(兴盛)和小儿子元璋(原名兴宗,小名重八),眼看着大人一个个倒下,请不得郎中,抓不得药,只急得相对痛哭。<sup>②</sup>尤其为难的是:家里没有一贯钞,一钱银子,买不了棺木,更谈不上坟地。田主呢?几年的主客,想来总该施舍佃户一块埋骨之地,谁知不但不理会,反而“呼叱昂昂”<sup>③</sup>,邻居们都觉得难受,伤心。正没计较处,同

---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,《一统肇基录》本《皇陵碑》,并作孤庄村。沈节甫《纪录汇编》本《天潢玉牒》作太平乡县庄村。《七修类稿》引《皇陵碑》作孤庄村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十八,潘耒章《国史考异》引承休端惠王《统宗绳蛰录》。

③ 《纪录汇编》本《御制皇陵碑》。按,《皇陵碑》有二本,一危素撰,《太祖实录》三十七:“洪武二年二月乙亥,诏立皇陵碑,先命翰林侍讲学士危素撰文,至是文成,命左丞相宣国公李善长诣陵立碑。一太祖御制,洪武十一年四月,以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,特述艰难明昌运,俾世代见之。”一散文,一韵文。二文并见郎瑛《七修类稿》卷七,后文亦收入《纪录汇编》。

村人刘继祖<sup>①</sup>不忍心，慨然舍了一块地<sup>②</sup>，两兄弟磕头谢了，真是一头有了着落。但是，衣衾呢？棺槨呢？还是没办法。只好将就把几件破衣裳包裹了，抬到坟地草葬。两兄弟一面抬，一面哭，好容易抬到了，还未动手挖坑，突然间风雨交加，雷轰电闪，整个天像塌下来似的。两兄弟躲在树下发抖，约够一顿饭时，天霁雨晴，到坟地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尸首不见了，原来山脚下土松，一阵大水把坡上的土冲塌了，恰好埋了尸首，薄薄的一个土馒头，俗话叫做“天葬”。<sup>③</sup>三十五年后，朱元璋写《皇陵碑》时，还觉得伤心：“殡无棺槨，被体恶裳，浮掩三尺，莫何肴浆！”<sup>④</sup>

父母的大事虽了，过日子呢？没留下一寸土，一颗米，元璋饿了些日子，到处找零活做。谁知大户人家都已逃荒逃瘟去了，贫民小户自己都在挨饿，怎么雇得起人？到处碰壁，懒洋洋地不愿回家，一径到村外给他父母上坟。蹲在新长着青草的坟边，沉思如何来打发日子，对付肚子。

他长得躯干魁伟，黑黑的脸，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

---

① 《天潢玉牒》及高岱《鸿猷录》作刘继祖，徐祯卿《翦胜野闻》作刘大秀。沈德符《野获编补遗》“义惠侯”条：刘继祖字大秀。《明太祖高皇帝文集》追赠刘继祖为义惠侯诰，略曰：“朕微时罹亲丧，难于宅兆，尔发仁惠之心，以己沃壤，慨然见惠，大惠云何可忘。”

② 《皇陵碑》，《御制皇陵碑》，《天潢玉牒》，《翦胜野闻》，《鸿猷录》龙飞淮甸。

③ 徐祯卿《翦胜野闻》，王文禄《龙兴慈记》，王鸿绪《明史稿·太祖纪》。

④ 《御制皇陵碑》。

多,高高的颧骨,却又大鼻子,大耳朵,就整个脸盘看,恰像一个横摆着立体形的山字,脑盖上一块奇骨隆起,像一个小山丘。粗眉毛,大眼睛。样子虽看着叫人不喜欢,却怪匀称,怪威严而沉着。

小时候替人看牛放羊,最会出主意闹着玩,别的同年纪的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习惯地听指挥。最常玩的一个游戏是作皇帝,你看,虽然光着脚,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,他却会把棕树叶子撕成丝丝,扎在嘴上作胡须,找一块车辐板顶在头上当平天冠,弄一条黄布包袱披在身上,土堆上一坐,自己作起皇帝来了。拣一些破木板,让孩子们必恭必敬地双手拿着,当作朝笏,一行行,一排排,整整齐齐地三跪九叩头,同声喊万岁。

又最会作坏事。有一天,忽然饿了,时候早又不敢回家,怕田主骂。同看牛的周德兴、汤和、徐达许多孩子也都嘴馋起来了。大家越说饿,真的肚子咕噜得越凶。这个说有一碗白米饭吃才好呢,那个又提真想吃一顿肉,一个又说肉是财主们吃的,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个个的嘴都说得流涎。猛然间元璋一喊有了,大家齐声说什么?元璋笑着说,现放着肉不吃,真是呆鸟!大家还不明白。元璋也不再说话,牵过一条花白小牛娃,放牛绳捆住前后腿,周德兴看了,赶紧抄着砍柴斧子,当头就是一斧。汤和、徐达也来帮忙剥皮割肉。别的孩子们拣烂柴树叶子,就地生起火来。一面烤,一面吃,个个眉飞色舞,兴高采烈,不一会儿,一条小牛娃只剩一张皮一堆骨头一根尾巴了。这时太阳已经落山,山脚下村子里,炊烟袅袅在半天空,是该回家的时候了。蓦地一个孩子

省悟了，小牛吃了如何回主人的话。大家都面面相觑，想不出主意，担不起罪过，正在着急，互相埋怨，乱成一团的时候，小一点的孩子竟哇声哭了出来。元璋一想，主意是自己出的，责任也该担起来，一拍胸脯算我的事。也真亏他想，把皮骨都埋了，把小牛尾巴插在山上石头空缝里，说是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，只留下尾巴，拉了半天不出来。孩子们齐声说好。当晚上，元璋挨了一顿毒打，被赶回家。虽然吃了苦，丢了饭碗，也深深得到孩子们的信任，大家都甘心当他作头脑。<sup>①</sup>

算是十七岁，是元天历元年（公元1328年）九月十八日未时生的，属龙，扣准了还不满十六足岁。父亲是老实本分人，辛苦了一辈子，头发胡子全白了，搬了一辈子家，从泗州盱眙县迁到灵璧县，又迁到虹县，到五十岁时又迁到钟离东乡，住了十年，活不下去，再迁到西乡，四年前才搬到这孤庄村来。<sup>②</sup>十个田主大户竟有十个是黑心的，说尽好话算是佃了几亩地，天不亮就起床，天黑了还在地里作活，出气力、流汗水，忙碌一年到头，算算收成，十成里竟有六成孝顺了田主。左施肥、右戽水，把田地服侍得肥了些，正好多收一点时，田主立刻就加租，划算一下，还是佃户吃亏。划不来，只好搬家另觅大户；忍下去吧，三两年后还是得被撵走。因之，虽然拖儿带女，在一地方竟住不满十年，而且，老是替新大户开荒地，服侍熟了，就得走路。卖力气，受欺侮了一生，到死

---

① 王文禄《龙兴慈记》。

② 危素撰《皇陵碑》，《天潢玉牒》，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。

后，连葬处都没有，要不，怎么会求刘继祖舍地？

儿女都大了。大哥二哥算是娶了媳妇，说也笑话，连花轿也用不起，喜酒也没有一盅，还不是一样佃客人家的女儿。三哥重七（兴祖）给人家招了上门女婿，白得一房家小，可是得给人家挖一辈子地，——也好，家里省一张嘴。大哥有两个小的，二哥也养了一个男孩，算是一家老小三代。大姊嫁给王七一，二姊远了，还是在盱眙时候订的，男人叫李贞。<sup>①</sup>只有自己没成家，要是时和世泰、雨顺风调的太平年头，一家子勤勤恳恳，佃上几十亩田地，男耕女织，喂鸡养猪，上山砍柴，沿路捡粪，靠着有的是人力，缩衣节食，苦虽苦，像牛马样总活得下去。偏又时运不济，二嫂三嫂先后病死，大侄儿和二房的孩子都夭折了，王家满门死绝，嫁给李家的二姊也死了，姊夫带着外甥保儿逃荒，不知去向。偏偏今年又闹瘟，一家三口都被瘟神带走了，偌大一个人家，只剩大嫂王大娘和二侄文正，二哥重六和元璋自己了。

剩下四口人，粮食一颗也没有，地里的呢？一旱一蝗，收到的不够交租，哪来吃的！平时一家子都靠力气血汗换饭吃，如今只好吃草根树皮，何况也不容易找。估计大嫂还有娘家，总可以央告到一升两升。二哥呢？这些天脸色也老是不对劲。自己食量又大，粗重活计虽干得，却苦于这荒年，空有气力没处卖。小时候虽跟蒙馆老师上过几月学，一来贪玩，二来农忙得下田，哪曾好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统宗绳蛰录》，《国史考异》引朱元璋《朱氏世德碑》，《七修类稿》卷七，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五十三。

好念过一天书,虽然靠着有点记性,认得几百个字,又苦不甚通解,做不得文墨勾当,当不得衙门里的书手,也写不得书信文契。父亲搬到本村来,本是贪图这一乡荒地多、人力少,只要死命使气力,三个壮丁加上女眷,孩子们替人放牛赶羊,也不会吃闲饭,天可怜见有两三年好庄稼,对付着混过日子。没想到天下乌鸦一般黑,刻薄狠心像是田主应有的德性,三节送礼,按时交租,赔着笑脸,还是掂斤播两,嫌麦子太潮,嫌秤不够,恨不得用两个秤锤,扳住秤尾起不来。那一些管事的更是刁难百般,饶是肥鸡大肉,大碗酒,还拍桌捶凳,脸上像绷过似的,剥不出一丝笑容。这年头能少交一点租就是天大的人情了,还敢开口向他们借口粮?官家的赈济呢?不敢指望。即使皇恩浩荡,居然会有一点,还不是落在县官的荷包里、大户的仓库里去,哪儿会有穷人的份,而且,即使漏出一星星、几颗颗,要铺保啦,到保甲长家里去捺手印啦,又是调查啦,登记啦,还有什么什么的,发下来不够吃一顿,腿跑断了,头磕破了,气受够了,也许还挨不着,轮不到。索性断了这个梦,倒少些麻烦。再说本家呢?伯父这一房还在泗州盱眙县,是祖父手上打的根基,伯父名下有四房,听说近年已衰落得不像样,几个哥哥侄儿先后去世,只剩一个四嫂在守寡,看光景也投奔不得。<sup>①</sup>

再往上,祖籍是句容,朱家巷还有许多族人。祖父在元朝初年是淘金户,本地不出金子,官府不由分说按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朱氏世德碑》,《统宗绳蛰录》。

年照额定的数目要，只好拿谷子换钱钞，到远处买金子缴纳。后来实在赔纳不起，没奈何，丢了房屋田地，逃到泗州盱眙县垦荒。那边几代没来往，情况不明，再老的祖籍是沛县，如今已经隔了几百年，越发不用说了。<sup>①</sup>

舅家呢？外祖父陈公那一嘴大白胡子，惯常戴上细竹丝箬帽，仰着头，那扣齿念咒的神气，还依稀记得。想起来也真怪，只知道叫他外公，连什么名字也不知道。死的那年已经九十九岁，差一年便算人瑞，可以报官领赏，据说还有花红表里，县太爷还要请酒作揖呢。母亲曾翻来覆去的说外祖的故事，这话已有五六十年了！那时外祖在宋朝大将张世杰部下当亲兵，鞑子兵进来，宋朝的地方全被占了，连文丞相都打了败仗，被俘虏过去。张世杰忠心耿耿，和陆丞相保着小皇帝逃到崖山，那年是己卯年（公元1279年）。二月间，张世杰集合了一千多条大船，和鞑子兵决战，不料崖山海口失守，斫柴取水的后路给切断了，大家只好吃干粮，干得忍不住，连海水也顾不得，大口大口灌下，弄得全军都呕泻病困。鞑子兵乘机进攻，宋军船大，又都联在一起，无法转动，三军望绝死战，一霎时中军已被冲破了，陆丞相眼见得不济事，不肯被俘，让鞑子作践，仗剑叫妻子女儿都跳下海去，自己背着六岁的小皇帝跟着殉了国。张世杰带了十几条船，冲出重围，打算重立赵家子孙，恢复国土，忠义之气实在感动人。谁知天不保佑，船刚到平章山洋面上，一阵飓风，把船都吹翻，张世杰也淹死了，宋朝也就

---

① 《朱氏世德碑》。

真个亡了国！外祖掉在海里，侥幸被人救起，吃了许多苦头才得回家。为着不肯再替敌人当兵，迁居到盱眙津里镇。他原来会巫术，就靠当巫师，画符念咒，看风水，定阴阳过日子。到老年常时含着一泡眼泪说这故事，惹得听的人也听一遍哭一遍。外祖父只生了两个女儿，大的嫁给季家，小的就是母亲；过继了季家大表兄作孙子，外祖死后，这些年也没有和季家来往，料想这年头，景况也不见得会过得去<sup>①</sup>。

元璋想来想去，竟是六亲都断，天地虽宽，无处投奔，前后左右，四面八方，无路可走，越想越闷越烦，无精打采地走回家来，蒙头便睡。

吃了一些日子草根、树皮、糠屑、观音土，半饥半饱，游魂失魄似的一筹莫展。大嫂带着侄儿回娘家去了，二哥一样的饿，也没主意。常时在一起的几个朋友周德兴、汤和年纪都比自己大，有气力、有见识，又都出外谋生去了，无人可商量。从四月一直呆到九月，半个年头了，还计较不出一条活路。

天还是吝惜雨水，蝗虫越来越多，日子久了，连草根树皮都吃完了，再也撑不下去，和二哥商量如何是好，二哥急得直跳，哭了半天，想想只有远走他乡，各奔前程找活路去。哥哥舍不得兄弟，兄弟舍不得哥哥，哭得连邻舍也伤心了。隔壁汪老娘看着重六不放心小兄弟，提醒当年五四公不是在皇觉寺许了愿，舍朱重八给高彬法师当徒弟吗？如今何不一径当和尚去，一来还了愿，二来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明史》卷三百《外戚陈公传》。

总有碗淡饭，不比饿死强？二哥想想也是办法，这事就此定了局。<sup>①</sup>

原来元璋少时多病，才生下，三四天不会吃奶。<sup>②</sup>肚子胀得圆圆鼓鼓，险些不救。五四公做了一个梦，梦里觉得孩子不济事了，怕是命硬，许只有佛菩萨救得下，索性舍给庙里吧，一径抱着孩子进一个寺，寺里和尚一个也不在，接不着头，又抱回来。忽然听见孩子哭声，梦醒了，孩子真在哭，妈妈在喂奶，居然会吃奶了，过几天，肚胀也好了。长大后还是三天风、四天雨，啾啾唧唧，病总不离身，父母着了慌，想起当年的梦，才真的到寺里许了愿，给元璋舍了身。<sup>③</sup>

汪大娘和他的儿子汪文替元璋预备了香烛，一点礼物，央告了高彬法师。九月里的一天，皇觉寺多了一个小沙弥，长老添了小徒弟。朱元璋剃光成葫芦头，披上一件师父穿烂的破衲衣，居然是佛门弟子了。扫地、上香、打钟、击鼓、煮饭、洗衣、念经，是日常功课，见人叫师父、师兄、施主，连称呼也改了。早晚听着钟声、鼓声、木鱼声，想想自己，想想半年前的家，想想不知逃到哪儿去的二哥，心中无限感慨。<sup>④</sup>

---

① 《御制皇陵碑》，危素撰《皇陵碑》。

② 《鸿猷录》龙飞淮甸。

③ 《皇朝本纪》。

④ 危素撰《皇陵碑》，《御制皇陵碑》，《天潢玉牒》，《鸿猷录》龙飞淮甸。

## 二 游方僧

皇觉寺座落在孤庄村西南角,规模不大。照例一进门是四大金刚,横眉怒目,韦驮菩萨拄着降魔宝杵,二进是大雄宝殿,三进是禅堂,左边是伽蓝殿,右边是祖师殿。油漆都已剥落了,佛像金身披着灰尘,殿瓦上满是青草,院子里铺的石板也已坎坷不平,显出一副衰落样子。八九个和尚,穿得挺寒伧,讲佛理说不上三句,光会念阿弥陀佛。平时靠有限的一点常住田租米,加上替本乡人念倒头经、打清醮,做佛事,得一点衬钱,虽然吃不上大鱼大肉,总比当粗工垦田地出气力安逸。原来那时候出家当和尚也是一门职业。有的是迷信,以为当了和尚真可以成佛成祖,这类人很少。有的是作了坏事,良心不安,躲进佛门医心病。有的呢?杀人放火,怕官府刑法,一出家作佛门弟子,就像保了险似的,王法治不到。更多的呢?穷苦人家养不活,和尚吃十方,善男信女的布施吃不完,放印子钱,多几张嘴不在乎。而且,寺院里多的是有钱人舍的田地,挖地垦田都要人力,多一个徒弟,强过雇长工,得力还省钱。朱元璋年青力壮,正是使气力的时候,高彬长老收留了他,没有受过戒不能算和尚,照寺院规矩叫小沙弥,至于真正要讲佛学、弄经典、说道理,那是从来也没有的事。

元璋生性泼刺阴狠,从小贪玩撒野,爱出主意,支使人。又是小儿子,父母哥嫂都宠着些,就越发自尊自大,